

## 宗教意識與交談：

### 從道教角度看傳統宗教價值的當代建構

李志誠

**【摘要】**在閱讀《阿布扎比宣言》（又稱《人類兄弟情誼文件》）時，筆者注意到喚醒「宗教意識（religious awareness）」與建立「交談（dialogue）」是文件中提及應對未來各種挑戰與維持和平的對治方法。宗教即使能傳遞美善的人生價值觀，但若不能引起公眾意識察覺，只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難有重大影響。同樣，交談如果不能建基於共同的基礎，則不免會自說自話，缺乏共鳴。本文將循道教傳統義理結合當代處境，以唐代道教著作《坐忘論》的修行法與早期全真道三教兼容的歷史為例，回應《人類兄弟情誼文件》中的呼籲，以及探討道教的宗教價值及信仰如何能夠在當代處境中被實踐。若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士能夠彼此相知相識，宗教與非信仰者或公眾之間亦能建立具有價值建構的聯繫，則對人類博愛這一理想亦能作出貢獻。

#### 引言

當政教分離成為西方及東亞現代社會其中一個歷史進程，傳統宗教如基督宗教、儒家、佛教、道教等逐漸從公共領域的顯著位置走向邊緣，轉而被定義為個人信仰及古老文化的傳承載體，而非具有必然的正統性權威。它們在當代社會都無可避免要面對來自世俗價值觀與流行文化的衝擊。宗教價值及其所宣揚的倫理道德並未能在公共領域取得理所當然的話語權及主導權力。這種狀況造成宗教只是民眾生活中的一項自由選擇，甚或被視為傳統文化遺存的一種。在閱讀《阿布扎比宣言》（又稱「世界和平與共同生活的

《人類兄弟情誼文件》)時，筆者注意到喚醒「宗教意識 (religious awareness)」與建立「交談 (dialogue)」是文件中提及應對未來各種挑戰與維持和平的對治方法。筆者認為在維持傳統宗教的存續與弘揚亦是需要上述兩項措施。本文將以道教的視角，探討喚醒「宗教意識」與建立「交談」對當代宗教價值的建構所帶來的積極意義。

## 一、如何喚醒「宗教意識」？

在《人類兄弟情誼文件》有兩處明確提到喚醒「宗教意識 (religious awareness)」，首先是在文件一系列信念共識中提及：

我們也確信，喚醒宗教意識，實有其重要性；我們必須透過健全的教育、積極奉行道德價值觀以及正確的宗教教導，在新一世代的心中重振這份意識。如此，我們即可對抗個人主義、自私自利、衝突對立等趨向，抵制以各種形式表達出來的激進主義和盲目的極端主義。<sup>1</sup>

在上述的引用，宗教意識被視為對抗個人主義、自私自利、衝突對立等負面及具有破壞性效果的方法。其實踐方式則是透過健全的教育、積極奉行道德價值觀以及正確的宗教教導達致。《人類兄弟情誼文件》堅守的要點，第一點也包括了喚醒宗教意識：

堅信真正的宗教教導乃邀請我們持續以和平的價值為根基，捍衛相互了解、人類兄弟情誼及和諧共存的價值；重新建立智慧、公義及愛；重新喚醒年輕人的宗教意識，好使未來世代可以受到保護，不陷入唯物主義思想的境地，亦免於由肆無顧忌的貪婪和冷

---

<sup>1</sup> 教宗方濟各、阿茲哈清真寺大伊瑪目泰耶伯宣；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譯：《人類兄弟情誼文件》，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zh\\_tw/travels/2019/outside/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90204\\_documento-fratellanza-umana.html](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zh_tw/travels/2019/outside/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90204_documento-fratellanza-umana.html)> [2021-10-20]。

漠所導致的諸多危險政策；那些政策奠基於弱肉強食的規律，並非基於法律的效能。<sup>2</sup>

在這裏，宗教意識成為不陷入唯物主義思想（materialistic thinking）及免於貪婪和冷漠的保障力量。概而言之，宗教意識在《人類兄弟情誼文件》中被描述為正向價值觀內化（internalization）的重要助力。當宗教意識在年青人心中萌芽生根，它就能成為抗衡個人欲望、物質主義等利己思想與行為的力量，並促使建立博愛、包容、利他的情操與價值觀。但問題是，已有宗教信仰的教徒是否就真的有宗教意識去達致這一自我完善的循環？而沒有宗教信仰的民眾，又如何可以令他們在物慾橫流的凡塵俗世中對宗教產生興趣，從而喚醒宗教意識，在精神及物質生活中繼續步向正途？

關於道教由信仰培育至落實到生活的規範，在《坐忘論》談及修道遵行的次第有著清晰的說明。<sup>3</sup>「坐忘」源於《莊子·大宗師》中「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的記載。《坐忘論》對「坐忘」的解說與《莊子》是一脈相承，其對「坐忘」的說明是「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sup>4</sup>皆有著通過修行達致與道同體的超越

<sup>2</sup> 教宗方濟各、阿茲哈清真寺大伊瑪目泰耶伯宣：《人類兄弟情誼文件》。

<sup>3</sup> 筆者注意到儘管宋代以來屢屢有學人或著作將此「七階《坐忘論》」題為司馬承禎（647-735）所撰。但已有不少學者認為「七階《坐忘論》」並非司馬承禎的著作，而是另一位唐代道士趙堅。朱越利指刻於王屋山《有唐貞一先生廟碣》碑陰的碑刻《坐忘論》，是一部批判「七階《坐忘論》」的作品。但他同時指出歷史上有許多著錄或認為「七階《坐忘論》」為司馬承禎所著。賈晉華則從文本角度分析，認同「七階《坐忘論》」是唐代道士趙堅的作品。因為當中與趙堅另一著作《道德真經義疏》在詞句和觀念上有相同之處，且碑刻《坐忘論》在批判「七階《坐忘論》」時，明確提及「近有道士趙堅，造《坐忘論》一卷七篇」。但同時，賈晉華認為王屋山碑刻《坐忘論》的作者也不可能是司馬承禎，而唐代女道士柳默然（773-840）則有可能是其潛在作者。筆者認同學界對「七階《坐忘論》」作者為趙堅的判斷，但由於本文採用的《道藏》本《坐忘論》題為司馬承禎所撰，為免造成引用來源的混亂，在徵引《坐忘論》時註腳的作者部分仍以原文所題的司馬承禎為表述。參朱越利：〈《坐忘論》作者考〉，《炎黃文化研究》2000年第7期，頁99-104；賈晉華：《唐代女道士的生命之旅》（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頁112-134。

<sup>4</sup> 司馬承禎：《坐忘論》（DZ 1036），收入《道藏》，第22冊，頁892b。本文引用《道藏》原文採用1988年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的三十六冊影印本。

性追求。《坐忘論》的撰寫目的是「恭尋經旨，而與心法相應者，略成七條，以為修道階次」。<sup>5</sup>此七條依序為：(1) 敬信、(2) 斷緣、(3) 收心、(4) 簡事、(5) 真觀、(6) 泰定、(7) 得道七項。曾為重刊《坐忘論》而撰寫序文的真靜居士如此總結《坐忘論》中的七階教法：

先導人以敬信，使心不狂惑；次則令斷其緣業，收心簡事，體寂內明。故又次之以真觀，中外無有，然後可以躋於泰定。氣泰神定，故曰得道。前悉序坐忘之階漸，其坐忘總說，不過無物無我，一念不生。<sup>6</sup>

以上序文的分析是將七階視為逐漸收攝心識，不受物外影響，最後得道的過程。孔維雅 (Livia Kohn) 認為《坐忘論》首四個階段都是對信仰、生活、意識的轉化，但最後真觀、泰定、得道三個階段是將人格徹底轉變，並最終也將身體轉變為道。<sup>7</sup>筆者認為《坐忘論》這套七階歷程教法是能夠培養道教信徒個人宗教意識的實踐方法，甚至沒有信仰者亦可以參照當中追求簡單生活方式的智慧，來保持個人靈性寧靜安詳、破除煩惱和回歸真我，以排解現代社會中對個體的壓抑所造成的苦困。<sup>8</sup>若要產生真實不虛的堅定宗教意識，「敬信」、「斷緣」、「收心」、「簡事」首四項是一般信徒能夠達到的境界，當進入「真觀」的領域已是非凡轉化的開端。而「泰定」及「得道」則是更進階的狀態及獲得圓滿的成果，已非一般常人可達致。因此本文將重點討論由敬信至真觀的首五階過程，以切合當代大眾信仰的處境。

《坐忘論》以「敬信」為首要階次，將「敬」與「信」兩種意識作為修行之根基，並在開首處指出「夫信者，道之根；敬者，德之蒂。根深則道可長，蒂固則德可茂。」<sup>9</sup>敬信被視為「道」與「德」可以在人心萌芽成長的

<sup>5</sup> 司馬承禎：《坐忘論》，頁 892b。

<sup>6</sup> 司馬承禎：《坐忘論》，頁 891c。

<sup>7</sup> Livia Kohn, "Zuowang Lun"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ed. Fabrizio Pregadio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310.

<sup>8</sup> 中嶋龍藏認為「安心」是《坐忘論》的重要主旨，參中嶋龍藏：〈《坐忘論》的「安心」思想研究〉，載《道家文化研究》，第七輯，頁 244-258。

<sup>9</sup> 司馬承禎：《坐忘論》，頁 892b。

力量，而這種信不是一般的個人信念，它是需要懷著謙遜與尊重的心態去相信。原因是：

況至道超於色味，真性隔於可欲，而能聞希微以懸信，聽罔象而不惑者哉！如人聞坐忘之言，信是修道之要，敬仰尊重，決定無疑者，加之勤行，得道必矣。<sup>10</sup>

此處明確地指出道的真諦是超越物質經驗的層面，而人的性情不免會被欲望包圍，使真性不能顯出，凡人不信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敬」能夠發揮關鍵的作用，因為「敬信」並不是一般認知狀態的相信，而是需要以敬虔無疑惑的心態去全心相信，將宗教價值置於個人主觀之上。一般人若果聞道而不信，如同懷寶求寶，修行亦無從開展。

《坐忘論》以「斷緣」為第二階，並在開首就清晰對「斷緣」立下定義：「斷緣者，斷有為俗事之緣也。棄事則形不勞，無為則心自安。恬簡日就，塵累日薄，迹彌遠俗，心彌近道。至聖至神，孰不由此乎？」<sup>11</sup>當有了信仰的開端，就需要在日常生活安設一個合適的環境去開展修行。但凡人的生活多被俗務纏繞，需要斷除。文中引用《道德經》「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之句來比喻斷俗，引伸為隔絕世俗欲望的侵入便終身都不會有所煩擾。當中反對的俗事是一些投機功利的社交應酬，例如刻意顯露才能以求得他人庇護、假裝隱逸以求獲得仕途升進、通過餐飲邀食以望回報等。當不用為這些俗務操勞，達到無事安閑，方可修道。

第三階段便是「收心」。《坐忘論》認為心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帥。靜則生慧，動則成昏」。<sup>12</sup>加上「心識顛癡，良由所託之地。且卜鄰而居，猶從改操，擇交而友，尚能致益。況身離生死之境，心居至道之中，能不捨彼乎？」<sup>13</sup>意思是說意識（心）與身體（身）是互相連結，外在的物質條件或變化會影響意識的安穩。心是接受外界感觀的主體，若要尋求脫離生死的修

<sup>10</sup> 司馬承禎：《坐忘論》，頁 892b。

<sup>11</sup> 司馬承禎：《坐忘論》，頁 892c。

<sup>12</sup> 司馬承禎：《坐忘論》，頁 892c-893a。

<sup>13</sup> 司馬承禎：《坐忘論》，頁 893a。

真之道，心就處於關鍵的核心位置。因此學道之初，就需要「安坐收心」，不再對外物有多餘的執著，將能夠自入虛無以合於道。理想的境界則是「在物而不染，處事而不亂」，將意識運動穩定下來且努力不受外界影響，這一切都需要循序漸進積習而成。

繼「收心」之後便是「簡事」，乃是較「斷緣」更進一步約束個人的生活行事。簡而然之是要放棄不必要的物質負累，要觀照生活中事情的閒要輕重。並不重要的皆應斷絕，務求過能夠滿足的簡單生活。其中指出酒肉、羅綺、名位、財富都是情欲之餘好，非益生之良藥。好像蔬食粗衣已經足夠養活性命，何需更奢侈的酒肉羅綺？<sup>14</sup> 當能夠洞察人生所需中何為必須而非隨欲望追逐，則可處事安閒，在物無累。

第五階段的「真觀」，筆者認為是產生道教宗教意識的狀態，是將心性的鍛鍊與有形生活的外在行為實踐相結合。文中對真觀作出以下的定義：

夫真觀者，智士之先鑒，能人之善察，究儻來之禍福，詳動靜之吉凶，得見機前，因之造適，深祈衛足，竊務全生。自始至末，行無遺累，理不違此者，謂之真觀。<sup>15</sup>

「真觀」像一種洞察力，是一種能夠妥善管理整體日常生活以合符道教宗旨的能力。因為一餐一寢、一行一言均能產生損益禍福，有必要從根源入手節制生活。之前的「收心」、「簡事」都是為了培養日損有為、體靜心閒的狀態，當條件具足，便有基礎作「真觀」的鍛鍊。「真觀」的實踐，是強調日常生活及至於修道之身難免有衣食營求之事，但關鍵是不可生得失之心。即是有事無事，心都要經常保持安泰。因為人生在世雖然離不開物質以維生，但「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sup>16</sup> 人不貪就沒有憂慮，不囤積超過實際需要的就不會有損失。即使生活行為與人無異，但心境已經脫離世俗。

---

<sup>14</sup> 司馬承禎：《坐忘論》，頁 894b。

<sup>15</sup> 司馬承禎：《坐忘論》，頁 895a。

<sup>16</sup> 司馬承禎：《坐忘論》，頁 894b。

由「敬信」至「真觀」，是一個人由接納信仰、落實到生活實踐從而改變價值觀與人生取捨的歷程。遵從以上的刻己習慣，一點一滴地循序漸進改變自我心態及生活方式以達致道教提倡的清淨寡欲境界，使不再受外物引誘所動搖。這一變化，與《人類兄弟情誼文件》務求通過喚醒宗教意識去對治貪婪冷漠和物質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坐忘論》的方法雖然古老，但放諸當代仍然發人深省。若聞而不信，則聆聽再多義理也是徒然；若信而不行，宗教信仰也無處紮根培養。義理的教導只是讓人有信仰的資源，但沒有在生活徹底落實，一切也將會流於虛無與空談。即使是非信仰者，若能真誠認同並遵從道教所提倡的簡約寡欲生活方式，亦能在節奏急速的生活中不致迷失。近年來，佛教的宗教價值概念成功地融入民眾日常生活處境。如在華人世界中「佛系」這一新興辭彙所代表看淡一切、無欲無求的價值觀，靜觀（mindfulness）這一修行理念被心理學所採納應用，<sup>17</sup>又抑或「斷捨離」這一可考自佛教《中阿含經》的用語已經成為家居簡約生活管理的著名格言。<sup>18</sup>宗教價值回歸至大眾生活乃至被進一步挪用詮釋，並非全無可能。如何把握大眾脈搏與需要，繼而喚醒民眾宗教意識，是宣教弘道者需要思索的問題。

## 二、交談的意義

在《人類兄弟情誼文件》宣告堅守的要點中，有兩處提及「交談」：

進行交談，促進了解，廣泛推行包容、接納他人並與他人和平共處的文化，對於減少許多令多數人類負擔沉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和環境問題大有助益；

<sup>17</sup> 有關香港心理學對靜觀的應用，可參考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靜觀：觀心·知心·療心》（香港：知出版社，2017）。

<sup>18</sup> 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大正藏》冊1，第26號，卷2，〈中阿含七法品漏盡經第十〉，頁432下。

在信徒之間進行交談，意指共同進入寬廣的靈性和人性空間，分享相同的社會價值，並由此傳遞宗教所致力推崇的至高德行，同時亦應避免貧瘠而無產出能力的討論。<sup>19</sup>

上述兩項交談的願景分別指向不同目的：前者是通過對話促進互相認識，建立更包容開放的社會氛圍，從而化解世俗問題。後者是信徒間的宗教交流，共同增益彼此的靈性啟悟與傳播道德理念。是故不論是在宗教內外，交談都是重要的跨界共融與化解紛爭的方法。

那麼，道教是如何看待宗教交流的積極意義？早期全真道三教同尊的理念或可作殷鑑。全真道建立者王重陽（1113-70）不乏藉詩歌回應有關佛道或儒釋道三教的關係，他的取態是認為三教義理有相通之處，適宜兼容並包。如在《永學道人》中言「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來做一家。」<sup>20</sup> 在一首回應道友詢問修行的《臨江仙》詞中，他指出「潔己存心歸大善，常行惻隱之端，慈悲清靜亦頻觀。希夷玄奧旨，三教共全完。」<sup>21</sup> 惻隱、慈悲、清靜雖然分屬儒、釋、道三教各自提倡的美德，但重陽祖師勸勉三者皆應勤習培養。道教之要旨奧秘是能夠通過同時研習三教義理得到圓滿。不僅是義理的兼攝，王重陽在傳教過程中更會鼓勵信徒讀三教經典。如劉祖謙（1200年進士）在〈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回顧：

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為證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思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sup>22</sup>

在金源璠於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撰寫的〈終南山神仙重陽子王真人全真教祖碑〉亦提到：「先生勸人誦《道德》、《清靜經》、《般若心經》及

<sup>19</sup> 教宗方濟各、阿茲哈清真寺大伊瑪目泰耶伯宣：《人類兄弟情誼文件》。

<sup>20</sup> 王嘉：《重陽全真集》（DZ 1153），卷1，收入《道藏》，第25冊，頁696a。

<sup>21</sup> 王嘉：《重陽全真集》，卷12，頁757b。

<sup>22</sup> 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載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460。



《孝經》，云可以修證。」<sup>23</sup> 甚至他早期創立的會眾組織皆以「三教」為名，如「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華會」、「三教平等會」等。據金源璿所言，「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先生者，蓋子思、達磨之徒歟，足見其沖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sup>24</sup> 在金代文人的認知，王重陽祖師是三教兼崇的道人，同時有師法自儒家及佛教，不會局限於只行道教法門。

重陽祖師對三教的理解，並不是指它們完全相同，而是強調三教皆有共通可取之處。如在《答戰公問先釋後道》一詩云：「釋道從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sup>25</sup> 指釋道縱使是「兩般形貌」，但其義理並無差別。在《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亦提到：「三教者，是隨意演化眾生，皆不離於道也。」<sup>26</sup> 以上皆是對三教關係基本定位的理念說明。然而，訴諸於實踐又應當朝著哪個方向著手去兼攝三教？王重陽在一首回答孫公有關三教問題的著名詩歌則透露了玄機：

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

悟徹便令知出入，曉明應許覺寬洪。<sup>27</sup>

不少學者皆以首兩句作為全真道三教合一的依據而予以重視，筆者則認為最後兩句能夠深刻地表達為何重視三教的原因：悟徹三教便能融會開悟，在這透徹的認知下能意識到寬容。早期全真道對三教的重視，本身就是宗教交流的體現。在金朝時人評價看來，全真道士包涵了多樣的宗教品德：「今所謂全真氏，雖為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sup>28</sup> 全真道能兼納各宗教之

<sup>23</sup> 金源璿：〈終南山神仙重陽子王真人全真教祖碑〉，載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頁 452。

<sup>24</sup> 金源璿：〈終南山神仙重陽子王真人全真教祖碑〉，頁 452。

<sup>25</sup> 王嘉：《重陽全真集》，卷 1，收入《道藏》，第 25 冊，頁 691b。

<sup>26</sup> 王嘉：《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DZ 1156），收入《道藏》，第 25 冊，頁 803b。

<sup>27</sup> 王嘉：《重陽全真集》，卷 1，收入《道藏》，第 25 冊，頁 693b。

<sup>28</sup> 辛願：〈大金陝州修靈虛觀記〉，載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頁 443。

美善情操，與《人類兄弟情誼文件》強調交談所達致「共同進入寬廣的靈性和人性空間，分享相同的社會價值，並由此傳遞宗教所致力推崇的至高德行」願景十分切合。放回當代處境，道教亦能發揚早期全真宗風，鼓勵信徒認識不同宗教的義理、修行與美德。此舉不但可減低因認知不足所造成的誤解，理想而言更可兼習眾家之長，圓滿自身的宗教體系。例如基督宗教在神職人員與神學發展的整全體系是道教能夠借鑑的地方。近年已有學者提倡道教應該要建立自身的神學體系，並為此出版系列著作。<sup>29</sup> 這種跨宗教的借鑒、鑽研與學習，在香港這高度宗教自由的社會更應好好把握，共同精進。

### 三、總結

本文聚焦討論《人類兄弟情誼文件》有關「宗教意識」及「交談」的意義，並分別以唐代《坐忘論》的修行法與早期全真道三教兼容的歷史作出伸述。以古鑑今，是想說明道教傳統關注的問題與實踐法門同樣有適用於當代處境的精粹。既有先聖理論與歷史模範支持，吾人當可更進一步，為現今的宗教價值建構與傳播注入多元與包容的元素，而非以排他性的論述來證明自身宗教的優越，或以批評其他宗教來鞏固一己宗教身分的認同。宗教在現代政教分離的處境下已被慣性定位為個人信仰，而非普適性的公共道德範式。宗教價值的宣揚更應以回應人類現實痛苦與希望為核心，才能更容易引起大眾的共鳴，不能固步自封地僅以傳統而抽象的宗教價值觀或個人宗教經驗為本位。正如在《坐忘論》提及的斷緣、收心、簡事之法，一般人亦可據此依循來逐漸改變自身生活習慣，脫離欲望與俗務的枷鎖。儘管宗教信仰主體未必能夠在公眾中普遍建立，但當宗教義理的論述能夠滋養人心，為在俗之人帶來自省與改變，為其人生帶來圓滿自在的價值，相信更多人的宗教意識亦會隨之覺醒。

---

<sup>29</sup> 陳耀庭：《道教神學概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

**[Abstract]** It is noted in reading the *Document on Human Fraternity for World Peace and Living Together* that raising “religious awareness” and establishing “dialogue” are the solutions in the document to address future challenges and peacekeeping. Even if religion can convey good values of life, it is unlikely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if it cannot enter into public consciousness. It remains invisible unheard. Likewise, a dialogue that is not built on a common foundation is only a dialogue of the deaf lacks empathy.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Daoism with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and takes the self-cultivation method from a Tang-dynasty Daoist meditation text *Zuowang lun*, and the “Compatibilty of the Three Teaching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Quanzhen school as examples, to respond to the call in the *Document on Human Fraternity for World Peace and Living Together*. It will exploring how the religious values and beliefs of Daoism can be practiced in contemporary contexts. If people of different religions can know each other and establish value-constructed connections between religions and non-believers or the public, that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deal of human fraternity.